

禪宗正脉卷第十七

賞十

南嶽



黃龍慧南禪師 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
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峰悅禪師游西山
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

賞十

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
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求銀徒可
說入般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
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玉甘死語下乎
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

造門子

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
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
不可後也師默記之曰悅師翠巖使我
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遣石霜中途聞
石霜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
嚴賢賢命堂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
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為邪
解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日書記領
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畧師哀懇
愈切明日公學雲門禪必善其音如云

放洞山三頌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
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鷄
啼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
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
勘破了也且那裏是它勘破婆子處師
汗下不能加荅次日又詣明話罵不已
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
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
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
鏡行人莫與路爲雠呈慈明明頷之○

明法
同要
不淨

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索
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
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
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
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憚自是

賞

二

泐潭舊好絕矣○僧問儂家自有同風
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
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
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
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

說妙
要

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什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箇破

二人
到

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

貴七

三

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剎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

是名佛滅度也好箇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箇入路既得箇入路又須得箇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

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師室中常問僧曰人

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

林目之爲黃龍三關

黃龍晦堂心禪師叅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峯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

佛

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

實

四

除境

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

窮生死

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祇如鋒鏑未兆已前都無是箇非箇管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剋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乃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

已所

洞然更非它物珍重○上堂若也單明
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
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
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胷中物既在
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

賞

五

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
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
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上堂夫
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

常

東林常總照覺禪師久依黃龍密授大法

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

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
不可以營事爲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
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
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
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娼坊我則孤
峯獨宿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

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上
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
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

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
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
作波濤擊禪床下座

寶峯

寶峯克文真淨禪師坐夏大湫聞僧舉僧
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

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
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
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
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
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

黃龍

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持
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
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
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
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其

賞七

六

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
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
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
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
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

生解

百人

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僧問如
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
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
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
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
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
曰烏龜入水○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
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
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
動則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

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
誤它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
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
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
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

賞七

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
三十拄杖

雲居元祐禪師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
露寒好箇真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牙
師和身放倒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禪不

了殃及子孫擊禪牀下座○上堂一切
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梵音深遠
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起
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
之者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

如是信擊禪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
創也

傳贊黃檗惟勝禪師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窓櫺
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
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叅問師徑往

黃龍後因瑞州太守委龍遴選黃檗主
人龍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
種菜若人道得乃往住持師出荅曰猛
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往由是諸方
宗仰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

人作模範歸宗磨雪峯毬此箇門庭接
上流若是黃檗即不然也無喝也無棒
亦不推磨亦不輟毬前面是紫山背後
是主山寨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此
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

若見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而六祐聖窟禪師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沉痼求其已病不亦左乎法堂前草深於

心無愧

賞七

開元琦禪師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地曰這一滴落在什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疼巖解頰辭參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閒侍翠商榷古今適大

天翠

雪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苕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翠聞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退它語脉

贊

仰山偉禪師挈囊遊方至南禪師法席六
遷星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
頰省玄旨出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
大衆會歷古今事掩不得日用事歲不
得既歲掩不得則日用現前且問諸人

賞七

九

現前事作麼生叅○上堂道不在聲色
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
顯縱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
理何差互

贊

福嚴慈感禪師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

贊

會苦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
彼若爲酬荅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
何依良久曰劄

雲蓋智禪師聞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即
之昌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
門夜來倒汝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
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
展拜昌使謁翠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
且不捨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
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

上堂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
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
若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示衆
不離當處常湛然竟即知君不可見雖
然先聖恁麼道且作箇模子搭却若也
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
少分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彌
過山尋蟻跡能有幾人知
別黃報本元禪師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
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爲甚麼諸法寂

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
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
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
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
自在分諸人還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

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黃

十

龍隆慶慶間禪師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處
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
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
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

黃龍
三問

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
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
必到慶間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
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
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
似驢脚師曰驚驚立雪非同色龍嗟咨
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祇
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
箇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
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綱黃
龍南

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它有甚長處曰
他拊汝背一下人如何師曰作甚麼曰
它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
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

賞

十一

三祖宗禪師上堂明晃晃活鱗鱗十方世
界一毫末拋向面前知不知莫向意根
上拈掇拍一拍

綱黃
龍南

泐潭英禪師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
即詣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
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

第一九三冊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明證乃要

席晚遊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後開法
石門久之遷泐潭○上堂顧視大眾曰
石門巖嶮鐵關牢舉目重重萬仞高無
角鐵牛衝得破毘盧海內作波濤且道
不涉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

領衆不肅

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
事紛爭止之不可乃謂衆曰領衆不肅
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脚始末曰
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葢普同塔明生死
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解案

保寧圓瑛禪師上堂廣尋文義鏡裡求形
息念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香
端德山臨濟枉用工夫石鞮子湖翻成
特地若是保寧總不恁麼但自隨緣飲
啄一切尋常深道白雲甘爲無學之者

解案
論野狐話

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荅四思三
有良久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
愁殺人

雲峯道圓禪師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
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

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
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
迷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
氣宇如玉爭受囊箴被蓋一條柳栗任
縱橫野狐跳入金猢猻翠見爲助喜

賞七

十二

龍黃四祖洪演禪師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
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
作山河大地

龍黃清隱潛庵源禪師上堂先師初事棲賢湜
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

莫不貫穿及因雲峯指見慈明則一字
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
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龍黃廉泉曇秀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
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

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
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

龍黃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大衆百千三昧無量
妙義盡在諸人脚下各請自家回互
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

爲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
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
土父子團圓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
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菴來無禪可說

賞七

十三

無法可傳亦無差玆異寶祇收得續火
柴頭一箇留與後人今它烟燄不絕火
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
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
漢邊烟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

而去

歸宗芝庵主依黃龍遂領深旨有偈曰未
到應須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
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沉于衆一
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蘼蕪初離焙筍
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
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
庵絕頂作偈曰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
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
似老僧閒

念却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謁晦堂堂豎拳問曰
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
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
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
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
到此方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
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
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
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
知事插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

鼻

晦堂忘納其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
衆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
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
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
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

清珠

光七

十四

曰但識取罵人○上堂清珠下於濁水
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
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
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
曾聞著釣舟傾○室中問僧月晦之陰

王正
胎前

慧覺

以五色彩著於瞋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其甚疑之師曰如正

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黃龍靈源清禪師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

慧覺

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

賞

十五

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真花也○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水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個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

非是

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
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
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
是非別縑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辯明
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無異

泐潭草堂清禪師初謁大瀉詰禪師無所
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
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迴
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貓兒捕鼠
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

同錄

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
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
是屏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
曰隨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
來明月上孤峯元來祇是這個賊龍領

力行

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為難弘道
猶在已說法為人難既明之後在力行
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
中具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
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

乃辭徧訪叢林○僧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
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懺
懺○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
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

堂

十六

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
牛卧死水

應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
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
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

應

夾山

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
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
別有人縑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

應

夾山

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

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
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
如能入玄關疊疊開

應

雙嶺

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

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
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
還不是擊禪牀下座

慧

龜山曉津禪師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
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特

賞

十七

地下脚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具叅學
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本分家山不
支岐路莫祗管自家點頭蹉過歲月他
時異日頂上一錐莫言不道

慧

保福權禪師漳州人也性質直而勇於道乃於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晦堂舉拳處徹證根源機辯捷出黃山
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語堂
曰漳州權師方督後開田山谷同晦堂
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師曰
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
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
笑○上堂舉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
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
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
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

第一九三册

心和尚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慧賢護國新禪師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

知護國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慧賢黃龍明禪師一日上堂衆纔集師乃曰不

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

慧賢道吾圓禪師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一斑
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
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

頭上揩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
鴦繡出自金針

慧賢太史黃庭堅居士以般若夙習雖膺仕澹

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

慧賢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

賞七

十六

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
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
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媼心不止馬腹
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
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

時錄
往來

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

犀華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耳。○謁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

卷六

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衆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

賞七

十九

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彼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不勝萬幸。

惡觀

文王韶居士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

忘眠捧得驪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
四稜塌地恰圓圓呈堂堂深宵之

德賢

秘書吳恂居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
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
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

之即領深旨

蘇東

泐潭乾禪師上堂靈光洞耀迴脫根塵體
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
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
知是個坑阱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

直須是師子兒躡立千仞方能勦絕去
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下
座

德賢

開先瑛禪師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
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

盡是依草附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
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然則苦口
且要治疾阿哪哪

蘇東

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僧問大悲菩薩用
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

畢竟如何是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上堂春已暮落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上奚相依老夫有個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

宣

干

^慧親瑞禪師初叅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爲人事來爲佛法來師曰爲佛法來龍曰若爲佛法來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興○上堂有佛世界以

佛著

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今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爲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爲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爲佛事今觀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爲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截有佛妙域以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

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爲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久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叅

^慧力昌禪師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

賞

三十一

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點

^慧慧圓上座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

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于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自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

大喜曰衲子叅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大慧武庫謂證悟頭語非也

^慧內翰蘇軾居士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

日如何舉似人

笑堯率從悅禪師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
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
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柰何出言吐
氣如醉人耶師面執汗下曰願和尚不

長嗣
西子
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割之師茫然遂求
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
看它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
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
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

雲素

你但向尿臭氣處叅取師依教即謁洞
山深領與肯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
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泊乎
嗟却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
鹿苑有清素者久叅慈明寓居一室未

堂

三

如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
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
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
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侍十三年耳師
乃疑駭曰十三年堪任執侍之後非得

果錄

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
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洞見何
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
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
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
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
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
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
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
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

變本

之曰又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
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
受用得大自在它日切勿嗣吾也師後
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
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

贊七

三三

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箇別
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石軍鷲○
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接藍色千
峰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
八凸無人見百首千頭祇自知○上堂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
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
把纜放船印板打將來摸子裏脫將去
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

妙關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
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
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獨坐洎乎
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
道知是般事拈向一邊直得擺動精神

聖賢

語

著斲筋骨向混沌未判已前薦得猶是
鈍漢那堪更於它人舌頭上啞啖滋味
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
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
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室

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
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
得有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
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
向甚麼處去

洞山文即
發外真淨

法雲佛照杲禪師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
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
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
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
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被色次

貴

二

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
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
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
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
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

受

禪○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
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
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
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
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
謂終日著衣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
未嘗咬一粒米直是訶佛罵祖有甚麼
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
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
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

時衆

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
師以力叅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
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
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
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

賞七

二十五

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
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雙贊

泐潭湛堂準禪師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
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瀉
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

幾衆

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
一靈明一一天真及乎道箇我手何似
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
甲不會淨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當
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
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瞋
目危坐無所示見衆學則往治蔬圃率
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
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
悟淨詬曰此乃敢爾嘉直耶自此邇愈

得義長

晦而名益著○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麈尾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縊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持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牀頭有箇悟處底麼衆禪學道祇要知箇本命

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宅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

賞七

二十六

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素然如倒壘甃由是無復見者

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鶉鳩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

^寶報慈英禪師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來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寶寶華鑑禪師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要當

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輓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

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息塵緣豎起脊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得擬議

^寶寶

二十七

^寶九峰廣禪師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座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

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
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
打一坐具淨曰它打你也打師於言下
大悟後住九峰衲子宗仰

^寶黃檗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

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家有拈來普
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喝曰誰
是貧乏者

^寶清涼慧洪覺範禪師從宣秘講成實唯識
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

^集案

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
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
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
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耐耐釣魚
船上客却來平地擲魚鰕淨見爲助喜

○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
難曰汝應觀此爐中栴檀此香若復然
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
於意云何此香爲復生栴檀木生於汝
鼻爲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鼻

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
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
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
應常在何藉鑪中爇此枯木若生於木
則此香質因熟成烟若鼻得聞合蒙烟

賞七

主

氣其烟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
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
雙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
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

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
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
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
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
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
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
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
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
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
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崇寧二年

下無
經於
火之
嘉

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谿張嘗自
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
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
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
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叙悅末

賞

元

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
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
叙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
句而真樂現前不能辯也張大驚起執
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叅

目異
贊

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
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
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
其真覲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
慧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

贊

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塵纖句

下承當猶爲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
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
咄

贊

石頭懷志庵主肆講十二年宿學故慕嘗

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
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
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
何義耶師無對即出遊方晚至洞山謁
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

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
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
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是
諸方力命出世師卻之庵居二十年不
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

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衆不脫麻
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
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
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
彩露

賞七

三十

雙谿印首座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
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
百鳥銜花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
曰不住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製長竿
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永樂北藏

禪宗正脉

第一九三册

禪宗正脉卷第十七